

诚征小小说、散文、随笔等各类文学佳作,要求地域性,正能量,主旋律,原创。不拒草根,不唯名家,作品说话。字数不超过800字。投稿邮箱:lsWSC-gh@sina.com

征稿启事

那些年那些事儿

归来

□草 予

故乡小名小姓,是个小地方。可儿不嫌母,再小的地方,也有一群人挂牵着。每年将近年关,“无远八远”的人都回来了,回到这个小地方,像远飞的风筝,被一点点收紧线,全都回到了出发的地方。这群人是被春风带走的,现在又被年喊了回来。

可以说,故乡人的年,是没个准日子的。各家各户的年,从最后一个归人推门而入,就算开始了。

我家是挨着车站的。站在门前,眼见拉箱提包的人,一拨拨下了车,有人抬头看天,是阔别又逢的打量;有人被人早早迎上去,接包接物,寒暄的有,沉默的也有;有人东张西望,目光搜索,大抵还得找车换乘……

这些车,从县城发来,绕山过水,才停了下来。

这是一条不太好走的路。非是路不好,沥青柏油路,如黑飘带一样洒逸灵动。正是这洒逸灵动,才不好走。山高水低,路得迁就,屋拦房阻,路也得迁就,于是,弯来绕去,爬高上低。车上人挨挨挤挤,在蛇曲的路上,左倒右歪,前俯后仰。脚边、怀中、手里,随身的新物旧物也挤挤挨挨。司机不敢也不能开得太慢,山风在催,人在催,年也在催。

很多年前,自己也在这挨挤晃悠的车厢里。窗外是雪白雪白的,门窗关得铁紧,窗上水雾雾的。车里很暖,像生着一炉火。相识的人相谈甚欢,嗓门也不压,全车人愿不愿意,都跟着一起听。

车是招手即停的。偶尔,吐着白气上来一两个人,冻僵似的,在位上没声没响,好一会儿才有些动静,大概是人已经化开了。有上也有下,先下了车的人,是先到家的人,也是先走进“年”里的人,惹一车人羡慕不已,眼巴巴望那人拖拖拽拽下了车。

车子经过一地——枫香树。我莫名心动,只有喜欢到了极点才会认树作乡吧。不过,我始终不知道那里有多少枫香树,甚至有没有枫香树。我没有在那里见过一棵枫香树,即便是枫红似火的深秋,在枫树最好认的季节。想来,总是随车而过,匆匆一瞥,见不到,也合情合理。

车慢下来的时候,是在经过一处繁华热闹的所在。远近的人,都在那里办年货。一路看过的白雪,到这里被年染成了火红。春联、花炮、灯笼、鞭炮、剪纸,一街两岸,红彤彤伸长双臂,像要迎接归人似的。人已摩肩接踵,车只能小心翼翼趟着路。后来,车子调整了线路,绕开了那个拥挤繁忙的街心,改走修在旷野上的一条新路。那里的年,往后自然也就没了我们的打搅。

离家不远了,还得经过一条大河。那条河,名字也好玩。人人皆盼细水长流,它偏叫干河。干河,干涸,嘴上叫着,心里颤着,多少辈多少代饮用过来的河啊,日子还得蒙它关照,怕哪天真就一夜干涸了。

河不走人,人和车都是走桥的。有一年,这桥大修,刚好赶在春节期间,你来我往的车堵在那里半日不动。我当时也在其中。近乡心切,年和家门口眼看就能望见了,却急不得。

也因为家就靠着车站,过年回家,没人会来接我。唯有一次,那时自己还在读书岁月。归来时,雨雪连连,父亲来车站接我,穿一件黑长大衣,撑伞立在雨雪之中,手里还拿着一把伞。父亲本就肤白个高,那会儿也清瘦,真有些玉山孤松的模样。他春风阔步,我在他的身旁一路小跑相随。

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请与lsWSCgh@ sina.com联系

兔年到了,我由衷地希望大家喜欢兔子,喜欢这种像和平鸽一样具有温暖安静性格的小动物。

转眼间,兔年到了,我的第六个本命年来临了。

我属兔,我的奶奶和叔叔也属兔,祖孙三代人同一个属相,我家堪称“兔子窝”。小的时候,叔叔养过兔子,我记得善于打洞的兔子们后来掘开地洞逃跑了,为此叔叔还被奶奶指责一通,他们争吵的缘由就是脱逃的兔子,而当时才几岁的我目睹了这场因为兔子而产生的家庭喜剧,所以留下深刻的印象。

兔子是一种可爱的小动物,三瓣嘴、大门牙、红眼睛、长耳朵以及短尾巴成为它们的标配。兔子跟狗、猫、猪、牛、羊一样,都是人类非常亲密的动物伙伴,有很多词句都和兔子有关,比如“狡兔三窟”“兔子尾巴长不了”,还有“兔子不吃窝边草”等等,说的都是兔子。这种哺乳类兔形目兔科下属所有物种总称兔子,有家兔、野兔,有长毛兔、短毛兔,甚至还有大型兔和小型兔。

不久前看到一则趣闻,说澳大利亚的草原公害就是兔子,因为它们繁殖力太强,已经无法遏制它们种群的繁殖和对草场的破坏。这则新闻让我想起美国的鲤鱼,也同样成为当地外来物种引发的巨大公害。但鲤鱼和兔子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两种艺术原型,“鲤鱼跳龙门”是一代代举子的梦想,而兔子就更多了。

记得我在第二个本命年时,和我的女友首次拜见我没有文化的老奶奶,老奶奶问道:“姑娘,你属啥?”我的女友当时说:“我属蛇。”老奶奶煞有介事地掐指一算,说出一番话来:“我的大孙子属兔,姑娘你属蛇,好!蛇盘兔,越过越富。”说这话时,我和女友都是现役军人,我感到很没面子,于是气哼哼地跟奶奶说道:“您真是‘老迷信’,什么‘蛇盘兔,越过越富’呀!”现在看来,这个“蛇盘兔”的形象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屡见不鲜,而被没有文化的老奶奶很轻易地、快乐地告诉我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一系列关

大家微语

●感,本意指外界事物在人思想上引起的反应。既然是反应,就有好有坏,好的有幸福感、快乐感;坏的有恐惧感、痛苦感。

●感,其实是个人的一种感觉,并不一定真实存在。比如,走在漆黑的山路上,胆

谈天说地

年味淡了! 年味淡了吗? 过年了,常听有人感慨年味淡了。这个话题有点意味。

年味是个什么味? 有人说年味是传统年俗的风味,有人说年味是个人体会到的滋味。

我说年味是一种意境。“意”是主观的感受,“境”是客观的景象,主客观和融为一,即为意境。意境本是个文学术语,这里借来表达年味,就是想把年俗风味与我们各自的感受结合起来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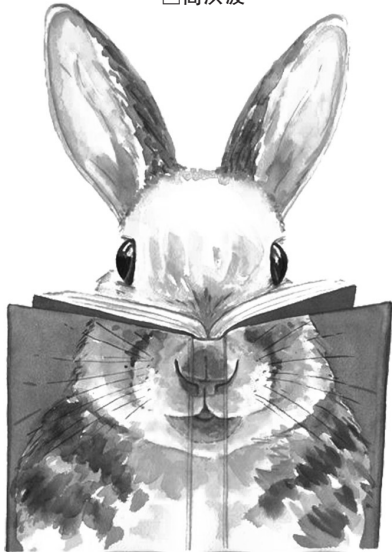
如今年味的“境”确实有了很多的改变。过年是过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过年的样子自然就跟着变,我们对过年的感受自然也会有所不一样。

过生活很重要的内容是吃,过年时体现得尤为突出。从前日子过得再紧,过年总要想法改善一下。现今日子过好了,还有几人稀罕过年吃点好东西呢? 我们街上曾开过一家饭店,名字取得有意思,叫“天天过年”。天天都在“过年”,真到过年了,就吃点喝点这么点年味,还能成为你我唇齿间浓郁的向往吗?

再说穿的。穿新衣,乃是历代注重的过年习俗。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载,正月初一“长幼悉正衣冠”,穿上新衣服的全家老小按长幼之序相互拜贺。过新年穿新衣,不仅寓意新的开始,还蕴含着美好祝愿,所以再穷都要给孩子添件新衣裳做双新鞋子,不仅图个新气象,还寄望平安吉祥。而今日子好了,手机一点买买买,坐在家里拆快递,从前

我属兔我说兔

□高洪波



于兔子的传说,比如《西游记》里著名的玉兔精,这是从嫦娥的广寒宫里逃下来的专门给唐僧制造麻烦的美女兔子。我甚至想起了《木兰辞》中结尾那几句著名的诗:“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木兰最后幽默地答道:“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多么有趣和幽默的咏兔诗啊! 它跻身于著名的《木兰辞》的结尾,留给中国传统诗词中一个独特的意象以及著名的成语“扑朔迷离”。

兔子在儿童生活中成为孩子的伙伴,也成为童谣中特别重要的内容,为此我写过一

感

□牧徐徐

小的人会恐惧。这种恐惧完全是由于自己的感而引发的。恐惧感,重点是感,而不是恐惧。

●同样,有人有幸福感,有人没有。有幸福感的人,不一定真的幸福,而是他感觉

首童谣《不兔兔》:“有只小兔爱说‘不’,人们叫他‘不兔兔’。妈妈叫他扫扫地,小兔连说‘不不不’。爸爸催他做算术,小兔又说‘不不不’。爷爷让他浇浇花,他脑袋摇成拨浪鼓。小朋友约他去种树,‘不’字好像糖葫芦。不兔兔,真糊涂,‘不’字说多了,嘴唇再也合不住……”这首《不兔兔》一度还被评价为孩子们最喜欢的儿童诗。

当然,兔子不仅是孩子们的伙伴,同时还是成年人美味的酒肴。我记得在四川有一道最有名的菜叫缠丝兔,一整只兔子缠在一起做成地道的川味美食,买缠丝兔带到北方成为绝妙的下酒菜。在浙江衢州我也吃过有名的红烧兔头,这道红烧兔头有另外一个可笑的名字,叫“花花公子”,也是极为著名的一道地方菜。

上一个本命年我刚刚60岁,那是2011年,也是我离开工作岗位的年纪。那一年,我惊喜地发现身边中国作协的工作人员中居然有11个人成为属小兔子的孩子的爸爸妈妈,我这只“老兔子”为了欢迎同属相的小不点,便为每只“小兔子”订阅了一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婴儿画报》,这是我送给他们的礼物。因为有一年我和著名的童话作家、老前辈严文井在北京中山公园的一个书市上给孩子们签名售书,我坐在严文井的身边,他笑着告诉我:“我是大你36岁的‘老兔’,所以我所有的签名都要写上‘老兔严文井’。”我自然就变成了“小兔高洪波”。一晃到了我60岁那年,我为身边这些工作人员的11只“小兔子”送上一只“老兔”的祝福,该是一种多么幸福和开心的事啊! 屈指算来,这批小家伙应该快上中学了。

兔年到了,一到兔年我就72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作为一个72岁为孩子写作的属兔的作家,我对兔年的到来表示真诚的欢迎,我由衷地希望大家喜欢兔子,喜欢这种像和平鸽一样具有温暖安静性格的小动物,这是十二生肖中一个特别有中国气派的象征。不说别的,仅就老北京文化中那快乐慈祥的兔爷,就足以代表这个属相所有的祝福了。

自己幸福。没有幸福感的人,也不一定真的不幸福。痛苦亦是如此。

●所以,一个人快乐还是忧伤,幸福还是不幸,很大程度取决于他的感。没有感,所有的美好都不会存在。

年味淡了吗

□陈俊江

那一针一线缝制出的年味自然就淡了几分。

换个角度看,不是年味淡了,而是我们长大了变老了,我们心中的热情减淡了。空间也许可以跨越,时间定然是回不去了。硬件意义上的“境”可以打造,氛围可以营造,而软件意义上的心情却很难仿造,也就是“意”不一样了。

一定意义上说,年味是孩子们的年味,是一种纯真的快乐。到了一定年纪,在“忙年”的各种辛劳甚至烦恼中,我们还能葆有那么单纯、那么清澈的快乐感受吗?

年味原来是在殷殷的期盼中。我们念念不忘的年味,可能是曾经感动了自己的一份期盼,任岁月流转,我心如初。

过年,这个“过”字很有意思,不是经历一天或一个活动,而是经过一个过程。一进腊月就说要“忙年”,“忙”过年的各种准备。从时间概念上理解“过年”,传统习俗说“过了腊八就是年”,“过年”至少是从腊月二十三小年开始,一直到正月十五赏花灯闹元宵,才算“过”了年。这期间要参与经过一系列的活动,包括劳动。

我们对年味的念念不忘,很可能跟自己的亲手劳作息息相关。从前置办年货很大程度上都是动用自家资源,自己动手。自家长的糯米拿到石碓臼上舂成米粉来蒸糕,粳米拿到石磨子上磨成米面来涨饼,小麦磨成面粉来做馒头,自家养了一年的猪变成了肉

圆和红烧肉,门前小河里弄来的鱼养在水桶里以期年年有余。何止过年前后忙一忙啊,一年四季都在忙年,我们收过麦栽过秧,我们挑过水种过菜,我们喂过猪摸过鱼,我们把六月里长得肥头大耳的马齿苋挑回来煮熟晒干,我们把秋风中饱满的豇豆荚扁豆荚摘下来煮熟晒干,我们干活的时候就知道这些菜干子将会变成过年吃的平安菜。年味不但是过年才体味到的某种味道,也是日常劳动的味道,是汗水的味道。

我们在琢磨年味时,我们实际在回味自己劳动与生活的轨迹。

岁岁年年,生活大步向前,年味也被打上了鲜明的年代印记。我把小时候过年的各种礼节规矩讲给年轻人听,他们听了很好奇——为什么大年三十晚上一定要煮上满满一锅米饭而且要将饭留到新年呢? 为什么要将压岁钱和糖果柿饼放在枕头底下过大年夜呢? 为什么大年初一早上要吃一点甜的才好开口讲话呢? 年轻人对我说的不理解,年轻人的年味在春晚和贺岁片,更年轻的年味在网游和微信,也或者对过年的体味只是发了点奖金,放了个小长假,亲朋好友聚个会。哪个年味浓? 哪个年味淡? 都很好,自在就好,境由心造,各生欢喜。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年味。我们在感慨传统年味淡了的时候,我们当下正体味着的滋味将会成为年轻一代回味中的年味。